

許燚輝 主編

中國語言文字研究 輯刊

花木蘭
文化出版社
出版

五 編 第四冊

《說文古本考》考（第一冊）

陶生魁 著

中國語言文字研究輯刊

五 編

許 燦 輝 主編

第4冊

《說文古本考》考（第一冊）

陶 生 魁 著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說文古本考》考（第一冊）／陶生魁 著 — 初版 — 新北市：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3〔民 102〕

目 4+186 面：21×29.7 公分

（中國語言文字研究輯刊 五編；第 4 冊）

ISBN：978-986-322-507-2（精裝）

1. 說文解字 2. 研究考訂

802.08

102017771

ISBN-978-986-322-507-2



中國語言文字研究輯刊

五 編 第 四 冊

ISBN：978-986-322-507-2

《說文古本考》考（第一冊）

作 者 陶生魁

主 編 許鈇輝

總 編 輯 杜潔祥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3 年 9 月

定 價 五編 25 冊（精裝）新台幣 58,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說文古本考》考（第一冊）

陶生魁 著

作者簡介

陶生魁博士，1974年生於甘肅省白銀市。2005年碩士畢業於西北師範大學，2011年博士畢業於陝西師範大學。主要從事漢語言文字學與古文獻學研究。

提 要

許慎《說文》自二徐以來遞相傳述，唐宋以後別本浸多，面目漸失其真。至於清代，學者或專以考訂《說文》爲事，以期恢復本真，成績顯著。乾嘉沈濤，蒐歷代《說文》異文以訂許書而成《說文古本考》一編，頗具特色，然學界褒貶不一，未有定論。2008年筆者負笈長安，投黨懷興先生門下治文字學，論及《說文》，先生每歎今之傳本不古而坊間校本多疏，遂以此事勉之。後生淺陋，復以沈濤未見之《說文》異文訂其作，所述有三：

一、判定沈氏考訂之是非，進而考察許書本來面目。如《說文·舟部》：「𦨇，船著不行也。」沈濤案語：「《廣韻·一東》《三十三個》引『𦨇，著沙不行也』，是古本有『沙』字，今奪。《韻會》所引亦有之，是小徐本尚不誤。」筆者謹按：「原本《玉篇》𦨇字下引《說文》云：『船著沙不行也。』《倭名類聚抄》卷十一引《說文》云：『𦨇，船著沙不行也。』據二引，《古本考》所訂是。」

二、基於考訂結果剖析《古本考》校勘義例，指出運用義例校勘《說文》之得與失，以爲今後《說文》之校勘提供借鑒。

三、基於沈濤《說文古本考》總結《說文》異文之字用關係，於今後《說文》之校勘當有益助，亦於認識古代典籍異文或有借鑒。

要之，本文之研究或可爲《說文》校訂做一臂之助，亦可爲「說文學」史研究提供個案之資。



目

次

第一冊

第一章 緒 論	1
第一節 沈濤生平與學術	1
第二節 《說文古本考》著述背景	4
第三節 《說文古本考》的版本與流傳	6
第四節 《說文古本考》研究簡述	9
一、前人對《古本考》的評價	9
二、周雲青《補說文古本攷纂例》	11
三、鍾哲宇《沈濤〈說文古本考〉研究》	13
第五節 今日研究《說文古本考》動機、目的與方法	14
第六節 本文從事考訂的主要資料	16
一、慧琳《一切經音義》	16
二、唐寫本《玉篇》殘卷	18
三、唐寫本《木部》殘卷	18
四、唐五代韻書	19
五、源順《倭民類聚抄》	19
第二章 《說文古本考》考	21
《說文古本考》第一卷上	21
《說文古本考》第一卷下	47
《說文古本考》第二卷上	79
《說文古本考》第二卷下	113
《說文古本考》第三卷上	137
《說文古本考》第三卷下	167

第二冊

《說文古本考》第四卷上	187
《說文古本考》第四卷下	220
《說文古本考》第五卷上	257
《說文古本考》第五卷下	282
《說文古本考》第六卷上	307
《說文古本考》第六卷下	351
《說文古本考》第七卷上	365
《說文古本考》第七卷下	393

第三冊

《說文古本考》第八卷上	421
《說文古本考》第八卷下	451
《說文古本考》第九卷上	461
《說文古本考》第九卷下	478
《說文古本考》第十卷上	499
《說文古本考》第十卷下	543
《說文古本考》第十一卷上	569
《說文古本考》第十一卷下	604

第四冊

《說文古本考》第十二卷上	621
《說文古本考》第十二卷下	658
《說文古本考》第十三卷上	679
《說文古本考》第十三卷下	713
《說文古本考》第十四卷上	729
《說文古本考》第十四卷下	758

第三章 《說文古本考》校勘義例分析

第一節 篆文連注讀	779
一、沈濤對「連篆文爲句」說的接受	779
二、「連篆文爲句」例在《古本考》中的運用	780
第二節 互訓	781
一、「互訓」例釋名	781
二、「互訓」在《古本考》中的運用	782
第三節 一曰	783
一、「一曰」釋名	783
二、「一曰」在《古本考》中的運用	784
第四節 逸字	788
一、《說文》逸字研究簡述	788
二、《古本考》考訂逸字的方法與條例	788
第五節 形聲兼會意與聲符兼義	794
一、沈濤對「形聲兼會意」的理解	795
二、「聲符兼義」在《古本考》中的運用	796
第六節 義得兩通	797

第七節 後人（淺人）據今本改	798
第八節 其他語例	801
一、一聲之轉	801
二、言「某某」不必更言「某某」	802
三、凡器物、艸木諸引作「名」者皆當作「也」	802
四、許書訓解中每用「亦」字，大半爲二徐所刪	803
五、凡作「曰某」者皆他書U括節引	804
六、許君解字多用緯書說	804
第四章 《說文古本考》對《說文》異文字際關係的探討	807
第一節 正 字	808
第二節 俗字與別體字	811
第三節 通假字	813
一、本字與借字誤倒	815
二、以異體爲假借	815
三、以古今字爲假借	815
四、引申假借	816
第四節 古今字	821
第五節 通用字	822
一、陸宗達、王寧	823
二、曹先擢	823
三、裘錫圭	824
第六節 繁簡字	828
第五章 餘 論	831
第一節 對《說文古本考》的總體評價	831
一、《說文古本考》的成就	831
二、《說文古本考》的不足	834
第二節 利用《說文》異文從事校勘應該注意的問題	836
一、審明體例	836
二、會通全篇	838
三、審慎排比	839
四、多聞闕疑	841
參考文獻	843

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沈濤生平與學術

沈濤（1792～1861），原名爾政，字季壽，一字西雍，號匏廬，浙江嘉興人，明代沈鍊（1507～1557）之後。濤早慧，有神童之稱，嘉慶十五年（1810）舉人，其年十九。嘉慶二十一年（1816）鄉薦知江蘇如皋縣知縣，後擢守直隸、真定等府，政聲頗著，援例以觀察指發江西，歷屬鹽法、糧儲道。咸豐三年（1853），太平軍來犯，濤隨巡撫張芾嬰城拒守四十九日，解圍後，授福建興泉永道，未到官，改發江蘇，病歿泰州。傳略見《清史稿·藝文志》、《清史列傳》、《許學考》、《嘉興府志》及其《交翠軒筆記》等。其中以《清史列傳·儒林傳》所記較詳，其晚年光景杜文瀾《憩園詞話》嘗有記述：

吾鄉宦裔凋零，以沈西雍觀察爲甚。觀察名濤，一字匏廬，嘉興籍，嘉慶庚午舉人。由江西知縣，官至福建興泉永道。罷官後，以其次子健亭刺史需次江蘇，僑居泰州，旋終旅邸。觀察幼有神童之譽，精鑒賞、富收藏，酷好碑刻。長子花淑大令，宰吳江日，曾爲姜石帚建祠於虹橋側，亦有風雅名，惜早逝。觀察老年窮困，所藏及身已有散失。健亭繼卒，家事蕩然，賴同里張少渠大令敦古誼，爲代求佳傳，列入新修《府志》中，藉謀不朽。其詩詞稿無人爲之刊刻，

余與往還日，已不復能談文墨矣。〔註1〕

沈濤一生著述頗豐，著作等身，計有《論語孔注辨僞》二卷、《說文古本考》十四卷、《銅熨斗齋隨筆》八卷、《交翠軒筆談》四卷、《常山貞石志》二十四卷、《十經齋文集》、《匏廬詩話》三卷、《柴辟亭詩集》四卷等。《清史列傳·儒林傳》、《嘉興府志》並載其「生平學尚考訂，兼嗜金石」，而觀其著述有詩作三種，可知沈濤亦兼擅文詞。徐世昌《晚晴簃詩匯》論沈濤詩作云：「（沈濤）與陶堯齋分主壇坫，文士多歸之。其詩少作幽奇哀艷，中年後多詠古之作，才鋒駿發，跌宕波瀾，不落考據詩窠臼。」〔註2〕可見其詩歌不落學者考據之列而在當時頗有一定影響。沈濤生活於樸學之風盛行的嘉慶之世，其尚考訂之學也是風氣使然，他自己在《書六九齋饌述藁後》一文中也說：「六書之學爲畢生所嗜。」〔註3〕這從他受業老師那裡更能得到說明。

從目前所見資料看，沈濤嘗受業於阮元（1764～1849）和陳詩庭（1760～1806）、段玉裁（1735～1815）等當世巨擘碩儒，究其問學先後尚有待於進一步考證，姑試述如下。

沈濤曾受業於阮元「詁經精舍」，阮元主持「詁經精舍」在嘉慶六年（1801）至嘉慶十四年（1809）。據沈濤《十經齋文集》卷二《史記太初元年歲名辨·敘》曰：「余十四始獲見於大中丞令漕師阮工，見錄爲詁經精舍生。」沈濤十四歲即嘉慶十年（1805），正在阮氏主持期間。又沈濤在其《交翠軒筆記》中也記述：「山陰梅梁少空（傑）與余同爲詁經精舍生，皆受知於阮相國。」

沈濤十七八歲時曾師事陳詩庭似在阮元之後。「陳詩庭字令華，一字蓮夫，號妙士，江蘇嘉定人。嘉慶己未（1799）進士，性篤實，精研六書，得漢儒家法，以學行著於時。爲錢竹汀先生入室弟子。嘗著《說文聲義》八卷，《讀書證疑》二十八卷，多闡發潛研未竟之緒。尚有《深柳居詩文集》六卷。卒，年四十七。」〔註4〕沈濤爲其師《讀書證疑》作跋云：

〔註1〕 杜文瀾《憩園詞話》，唐圭璋《詞話叢編》，中華書局，1986年，第2891頁。

〔註2〕 徐世昌《晚晴簃詩匯》，《續修四庫全書》（第1631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註3〕 沈濤《十經齋文二集》，《叢書集成續編》（第195冊），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年。

〔註4〕 支偉成《清代樸學大師列傳》，臺北：藝文印書館，1970年，第92頁。

吾師陳蓮夫先生，淹通經史，精治校長書，潛研翁嘗引爲忘年友。余十七八時，執經受業，先生授以聲音訓詁之學，每以古通人相期，惜問字未久，哲人其萎，致余學業無所成就。今其令子聘侯孝廉，刊先生遺著《讀書證疑》成，屬余跋尾，余受而讀之大半，當日篝鐙侍坐時，所親承講畫者，末學膚受，何敢贊游、夏之一辭。〔註5〕

由此跋可知，沈濤曾從陳氏習聲韻訓詁之學。在《說文古本考》中，沈濤嘗稱引「先師陳進士」兩條，當指陳詩庭。陳詩庭卒於嘉慶十一年（1806），大概因陳詩庭早逝，沈濤師事未久即轉從段玉裁受業。段氏《十經齋記》云：

嘉興沈君濤久從余遊，……沈君天資卓犖，十二三時已倍誦十三經如瓶瀉水，長益汨濫辭章，苕發穎豎，離眾絕致，而猶自恐華而不實也，乃沈潛於五經，以五緯博其趣，築室閉戶，著述其中，不爲聲華馳逐。其於訓詁、名物、制度、民情、物理之際，擘之深矣，此其志之遠大何如哉！豈守兔園帖括，或勦說宋儒一二，以拾青紫、誇學問者所可輩哉！抑余耄矣，不足以測君之所到，近者亦閉戶一室中，以二十一經及吾師《原善》、《孟子字義疏證》，恭安几上，手披口讀，務欲訓詁制度名物、民情物理稍有所見，不敢以老自懈，其勤猶沈君也。惟沈君知我，我雖無沈君高文，願請沈君爲我作《二十一經堂記》以酬吾，以勉吾好學不倦、好禮不變，耄期稱道不亂，豈非以敝帚易千金也哉！〔註6〕

段氏此記言沈濤「十二三時已倍誦十三經如瓶瀉水，長益汨濫辭章」，道出了沈濤問學次第，實際上也道出了其爲學的兩個方面：經學、小學與文學，沈濤著述也大致可分爲此二端。潘祖蔭《說文古本考》序也說：「其所著甚富，經史、小學、詩、古文詞不減小長蘆也。」段氏此文末署「年七十有八」，當時沈濤只有二十一歲，足見少年沈濤才情頗得段氏之賞識。濤爲其師作《二十一經堂記》，段爲濤作《十經齋記》，師生情誼深厚於此亦可見一斑。

除此三人之外，與沈濤交往師友還有陶梁、梅曾亮、吳雲、陳奐、劉寶楠、

〔註5〕 沈濤《十經齋文二集》，《叢書集成續編》（第195冊），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年。

〔註6〕 段玉裁《經韻樓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36頁。

汪獻珩等。

第二節 《說文古本考》著述背景

沈濤的《說文古本考》是一部《說文》的考訂之作，它的撰作與乾嘉時期的樸學之風密切相關，也與沈濤自己的學習經歷不可分割。

有清一代學術，導源於昆山顧炎武，他的學術範式與治學方法對後世學術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因而被奉為清代學術的開山之祖。就治經而言，他提出「讀九經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註7〕的治學範式，為以後的學術研究標明了路向，文字、音韻之學因而成為「通經」的唯一途徑，「小學明而經學明」成為乾嘉學者的共識，「由小學入經學」成為治經的不二法門。誠如梁啟超所言：「清儒以小學為治經之途徑，嗜之甚篤，附庸遂蔚為大國。」〔註8〕就文字研究而言，東漢許慎的《說文解字》因其在漢語文字學史上的經典地位而備受推崇與重視是理所當然的。如王鳴盛（1722～1797）為陳鱣《說文解字正義》序云：

凡訓詁當以毛萇、孟喜、京房、鄭康成、服虔、何休為宗，文字當以許氏為宗。然必先究文字、後通訓詁，故《說文》為天下第一種書，讀遍天下書，不讀《說文》，猶不讀也。但能通《說文》，餘書皆未讀，不可謂非通儒也。〔註9〕

此論雖有過激之處，但確也代表了當時一些學者對《說文》的普遍看法。再者如嚴可均（1762～1843）《說文校議·序》云：

夫《說文》為六藝之淵海、古學之總龜，視《爾雅》相敵，而賅備過之，《說文》未明，無以治經。

世風所向，有清一代的文字學主要體現為對《說文》的研究，出現前代無法比肩也堪為後人稱道研究的著作。根據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所附《引用諸書姓氏錄》統計，從清初到清末，研究《說文》並有著述傳世者多達 203 人。丁

〔註7〕顧炎武《答李子德書》，《亭林文集》卷四，《顧亭林詩文集》，中華書局，1959年，第73頁。

〔註8〕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50頁。

〔註9〕黎經誥《許學考》，華文書局，1970年，第427頁。

福保在《說文解字詁林·自序》中對清代的《說文》研究有所描述，他說：

若段玉裁之《說文注》，桂馥之《說文義證》，王筠之《說文句讀》及《釋例》，朱駿聲之《說文通訓定聲》，其最傑著也。四家之書，體大思精，迭相映蔚，足以雄視千古矣。其次若鈕樹玉之《說文校錄》，姚文田、嚴可均之《說文校議》，顧廣圻之《說文辨疑》，嚴章福之《說文校議議》，惠棟、王念孫、席世昌、許槿之《讀說文記》，沈濤之《說文古本考》，朱士端之《說文校訂本》，莫友芝之《唐說文木部箋異》，許淮祥之《說文徐氏未詳說》，汪憲之《繫傳考異》，王筠之《繫傳校錄》，苗夔等之《繫傳校勘記》，戚學標之《說文補考》，田吳炤之《說文二徐箋異》，稽核異同，啓發隱滯，咸足以拾遺補闕，嘉惠來學。又有訂補《段注》而專著一書者，如鈕樹玉之《段氏說文注訂》，王紹蘭之《說文段注補訂》，桂馥、錢桂森之《段注鈔案》，龔自珍、徐松之《說文段注筭記》，徐承慶之《說文段注匡謬》，徐灝之《說文段注箋》等，皆各有獨到之處，洵段氏之諍友也。此外，又有錢坫之《說文斟詮》，潘奕雋之《說文通正》，毛際盛之《說文述誼》，高翔麟之《說文字通》，王玉樹之《說文拈字》，王煦之《說文五翼》，江沅之《說文釋例》，陳詩庭之《說文證疑》，陳瑒之《說文舉例》，李富孫之《說文辨字正俗》，胡秉虔之《說文管見》，許槿之《讀說文雜識》，俞越之《兒笈錄》，張行孚之《說文發疑》，于鬯之《說文職墨》，鄭知同之《說文商義》，蕭道管之《說文重文管見》，潘任之《說文粹言疏證》，宋保之《諧聲補逸》，畢沅之《說文舊音》，胡玉縉之《說文舊音補注》等，不下數十家，靡不殫心竭慮，索隱鉤深，各有所長，未可偏廢。

丁福保的描述與簡評勾勒出了清代《說文》研究的基本輪廓。後來王力先生在《中國語言學史》把這些著作分爲四類：第一類是校勘和考證的工作；第二類是對《說文》有所匡正的；第三類是對《說文》作全面研究，多所闡發的；第四類是補充訂正先輩或同時代的著作的。

可以看到，《說文》校勘只是清代《說文》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而沈濤的《古本考》只是眾多校勘著作中的一種。沈濤在《十經齋文二集》之《元次山

亭銘跋》中云：「余嘗據唐以前書所引《說文》作《說文古本考》，以正二徐本之誤。」潘鍾瑞在《古本考》跋中也說：「匏廬先生此書，意在參攷舊說以訂其是。」「據唐以前書所引《說文》」「以正二徐本之誤」是沈濤撰作《古本考》目的所在，而他受當時著作風氣的影響也是顯然的。沈濤曾從陳詩庭、段玉裁受業。陳氏爲錢大昕入室弟子，曾「精研六書，得漢儒家法」，又撰《說文聲義》八卷；而段玉裁位則居《說文》四大家之首，其《說文解字注》被譽爲「千七百年」無有之作。沈濤從此二人受業，後來撰《說文》考訂之作可以說是學有淵源。另外，沈濤撰作之前，段玉裁的《說文注》、桂馥的《說文義證》以及鈕樹玉的《說文解字校錄》、嚴可均的《說文校議》等著作均已撰成，這些成果一方面爲沈濤提供了比較成熟的考訂義例，另一方面也使他看到了其中考訂的不足。比如鈕、嚴之最多臚列《說文》異文而少下斷語，其中也有疏漏，嚴章福作《說文校議議》即在補苴《說文校議》。這些也是他撰作《古本考》的動機所在。沈濤以「古本考」爲名顯然有別於其它著述的旨趣。在《古本考》中他勇於論斷，雖遭後人責難，但也表現出不群的學術勇氣。

第三節 《說文古本考》的版本與流傳

《說文古本考》付刊甚晚，李慈銘光緒四年（1878）所見仍爲鈔本〔註10〕，因「傳本甚稀」，故「最不易覓」〔註11〕。通行本爲滂喜齋刻本，卷次同今傳大徐本《說文》，分上下卷，凡二十八卷，前有潘祖蔭序，後有潘鍾瑞跋。序云：「此書從繆小山太史鈔得刻之。」不言有缺頁。而《續修四庫全書提要》云：「光緒初，潘文勤從繆小山鈔得刻行，卷三上脫第十一、十二二葉，卷五下脫第五葉，卷十一下脫十一、十二二葉。」〔註12〕又，孫殿起《販書偶記》云：「光緒十年吳縣潘氏滂喜齋刻本，原缺卷十一下十一、十二二葉。」則滂喜齋刻本已有缺頁。

〔註10〕 李慈銘《越縕堂讀書記》，中華書局，2006年，第522頁。

〔註11〕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第1冊）之《說文解字詁林引用書目表》小注，中華書局，1988年，第133頁。

〔註12〕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整理《續修四庫全書提要》（經部），中華書局，1993年，第1114頁。

後來，潘祖蔭之孫潘景鄭（1907～2003）有重刻本，其《著硯樓讀書記》嘗云：

從祖文勤公好刻書，生平所刻，自《功順》、《滂喜》兩叢書而外，又不下二十種，《說文古本考》其一也。是書刊成於光緒甲申（1884），不數載而公薨，以是藝林間流傳未廣，四十年來，嗜許學者珍爲球璧焉。惟刊本原有缺葉，又校勘未精，據公序自云「從繆筱珊氏假錄付梓」，或繆氏原本舊有闕誤，未可知也。今春與伯兄輯印先世遺集，因檢理故板，得此狂喜，所幸歲久尚未漫漶，僅稍有缺葉。聞同邑許氏懷辛齋藏有方子勤校鈔本，急假歸校讀一過，其闕葉悉從補出，又校正誤字若干，其有證引諸書，鈔本亦原闕未補者，則發篋考訂，補其罅漏。長夏無事，樂此不疲。顧起潛姐夫復假示《北京大學月刊》所載《古本考校勘記》，又得補正若干字。凡誤者剝之，脫者補之，其一二處之未敢臆定者，則姑存闕疑，不敢妄增一字。又鈔本原有方氏恠方氏琦序跋各一，論述頗精，因并爲遶錄，付諸手民，於是斯書稍備矣。又聞孫伯南師藏其先人浚民先生《古本考補證》遺稿若干卷，復假歸錄副，異日當并此行世，以垂不朽，書此以誌予望。時己巳冬日（1929）。

〔註13〕

據此可知，重刻本《說文古本考》已將闕頁增補，今見此本，上文即潘景鄭爲之所作的跋，署名潘承弼，即潘景鄭原名；另有方恠、陶方琦跋文。方跋有云「尙無敘例，則仍未定本耳」，陶跋有云「稿經七易，尙未寫定」，則《古本考》當沈濤未竟之作。《說文古本考》另有醫學書局景印本，名曰《重印說文古本考》，屬滂喜齋刻本，即雷夢水先生所云「縮小影印」本，見下文。

除刻本外，本書尙有稿本、鈔本傳世。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錄》云：「《說文古本考》十四卷，清沈濤撰，原稿本。鈐有『盛伯義（昱）』藏印。」〔註14〕《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月刊》1937年第15～16期第39頁附錄三《說文古本考》（學術消息）亦云：「本學門在十二年曾借得盛伯義校舊鈔本——鈔本僅十

〔註13〕 潘景鄭《著硯樓讀書記》，遼寧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7頁。

〔註14〕 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錄》，中華書局，1983年，第130頁。

三卷，佚十二卷。……現在此本已歸本學門矣。」據傳增湘所言盛伯羲所藏爲原稿本，而據《國學門月刊》則爲鈔本，且缺一卷，此本當存今北京大學。今人雷夢水（1921～1994）曾見過《說文古本考》鈔本一部，他對《古本考》版本也有梳理，其《古書經眼錄》嘗云：

《說文古本考》十四卷，每卷分上下。清嘉興沈濤撰，光緒十年吳縣潘氏滂喜齋刊。有潘祖蔭序，長洲潘鍾瑞跋，惟卷三上原缺第十一、十三兩頁；卷四下原缺第二十三、二十七兩頁；卷五下原缺第五頁；卷十一下原缺第十一、十二兩頁。又民國十五年二月上海醫學書局以吳縣潘氏滂喜齋刊本縮小影印，並增無錫丁福保序。又民國十八年（己巳）祖蔭之孫承弼校正補闕本。

按：此本除補缺六頁外，尚缺卷四下第二十七頁。嘗見傳鈔本一部，紫色墨格，板心下刊有室名「五葉蓮花山房」六字，有目無序，首有題字云：「沈西雍此書未見刻本，此本乃客蓮池時借勞君玉初藏稿鈔存，光緒二十一年乙未壽坤記。」下鈐有「彝臣所藏」四字印一方，每卷之首鈐有「彝臣讀過」四字印。又「深澤王氏洗心精舍所藏書畫」十二字印一方。是書內有後人增注或用紙條粘於書眉，或書於後，書中原文較刊本尚有多寡不同，至起潘氏刊本所無者，如卷十一下雲部雲字。〔註15〕

除上述而外，後來學者尚有增補之作，見諸於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

《說文古本考》十四卷，滂喜齋刻本。原題「嘉興沈濤纂。」卷內有：「王氏籀郵謄藏書記」、「王仁俊記」、王仁俊舊藏本也。仁俊屬其弟子闕鍾衡，遙錄孫傳鳳《說文古本考補》於書眉。傳鳳元和人，光緒十五年舉人，赴禮部試，卒於京師。江標爲刻其遺文爲《浚民遺文》一卷，《古本考補》竟無刻本，賴以此傳。卷末題「光緒甲午冬月合肥受業闕鍾衡霍初甫謹校讀」，并有「鍾衡手印」。茲錄仁俊題記於後：

〔註15〕 雷夢水《古書經眼錄》，齊魯書社，1984年，第26頁。此段文字又見於《〈說文古本考〉補闕》（《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985年第3期）一文，後收入作者《書林瑣記》一書中。

故人孫孝廉傳鳳，字浚民，精研小學，續學能文，己丑舉於鄉，庚寅公車，卒於京師，豐才嗇遇，年僅中壽，惜哉。此《說文古本考補》，系孫君手稿，補苴沈書，致為精確。甲午冬乞假南歸從伯南茂才，借錄一遍，附志於此，仁俊。

為余錄者，及門闕生鍾衡，余為之覆校一過。籀許又筆。

潘祖蔭序 光緒十年（1884）

潘鍾瑞跋

可見孫傳鳳尚有《說文古本考補》，為《古本考》增補之作。

今日所見以《續修四庫全書》（第222冊）和董蓮池主編《說文解字研究文獻集成》（古代卷第9冊）影印滂喜齋刻本最為易得，本文寫作即以此為準。缺頁據潘承弼重刊本補足。又潘氏刊本欠精，訛誤頗多，北京大學國學門曾從盛伯義處借得舊抄互相校讎，撰成《說文古本考校勘記》一冊，刊於《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月刊》，1926年第6、7、8期，又見董蓮池主編《說文解字研究文獻集成》（現當代卷）第8冊，本書亦多有參考。

第四節 《說文古本考》研究簡述

長期以來《古本考》並沒有得到足夠重視，對它的評價大多見於書跋、笥記以及後來的語言學史、文字學史著作中。單篇文章與專著僅見近人周雲青所撰《補說文古本攷纂例》〔註16〕一文和臺灣國立中央大學鍾哲宇的碩士學位論文《沈濤〈說文古本考〉研究》（2009）。本節主要對前人評價以及周、鍾二文加以介紹和評述。

一、前人對《古本考》的評價

學界對《古本考》的評價褒貶不一，有極力推舉者，也有嚴厲批評者。極力推舉的，如清潘鍾瑞在《古本考》跋語中說：「此書意在參考舊說以訂其是，言簡而賅，可識真面目矣。」晚清學者李慈銘認為「其書采唐宋人所引《說文》以正二徐本之誤，亦有二徐是而所引非者，採取極博，折衷詳慎，極有功于許

〔註16〕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前編上·序跋類一》（第1冊），中華書局，1988年，第230～233頁。